你能打断多少条『腿』？

陈歆耕

台湾作家骆以军先生的作品，近来被大陆出版社密集地引进，诸如《西夏旅馆》《遣悲怀》《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等。据报道，看了他的小说很容易出现如下症状：“噩梦连连、呕吐不止、干嚎大哭……”因为其中充满恐怖、暴力、变态的情节描写。有人将其归于“儿童不宜”一类。

骆先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严厉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看自己的作品。对他们说“18岁前谁敢看我的书，我就打断谁的腿！”如果孩子犯了错，他就罚他们抄写鲁迅的文章，而不是自己的文章。骆先生对自己的孩子可说是呵护备至，但骆先生有否考虑过自己的作品对别的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阅读效果呢？孟夫子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真正的大爱之心啊。骆先生忽略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可以用“打断腿”威胁自家的孩子不看自己的书，他如何用有效的“威胁”来管住别人的孩子呢？因为他的作品不是“私房菜”，只供自家人食用的。作品一旦公开出版发行，就成了公共产品，面对的是全社会受众，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在内。骆先生即使身上有千只手，能够用“打断腿”来遏制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不看他的书吗？这种只扫“门前雪”而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是否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些国家对电影实行分级制，但我迄今还未听说有什么地方，对图书也实行分级制的，且不说这实际操作起来有多困难。因此，每一位写作者在为社会创造精神产品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面对心智尚未成熟、又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青少年。在没有找到有效的管理机制的时候，我们只能希望作家在写作时自律，在作品中尽量避免出现“儿童不宜”的内容。

文坛呓语

前不久，一位中学老师看了一部偶像级的80后作家写的青春文学作品后大为惊讶，认为这么一部“浅薄、丑恶、沉重、病态”、把成人世界描述得乌烟瘴气的作品，居然在青少年中畅销多年，却无人引起足够的警觉，我们的批评界对此类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作品，却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是多么令人可怕？这位中学老师撰文批评该作品“是一种慢性毒药，是青春文学中的一朵恶之花，它将这么多丑恶的东西以温柔甜蜜伤感忧郁的煽情的方式无形中侵入年轻人纯洁的灵魂，这绝对是中学生不宜的……”

在一个儿童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我曾呼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专家，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儿童读物中的“垃圾”、“地沟油”进行清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样才能让有利于青少年心智成长的“花朵”获得舒展开放的空间。因为同样一亩三分地，如果杂草荆棘丛生，正常的果蔬菽麦就会被挤压得无法获得充分的养料和阳光。遗憾的是，在这个领域几乎听不到来自批评界的声音。

春风识得卿卿面

刘雪玑

今年春风初度时，得到一盆奇异的花，花名就稀罕，唤作“金童玉女”。花盆内，但见两根光梗，似乎是貌不惊人的深绿色细茎；细茎顶端垂首处，一朵开着小黄花，另一朵还只是硬花苞。捧回家中，遵嘱放在阴处，不让阳光直晒，也不许浇水。这样过了两周，星星依然是那颗星星哟，卿卿依然故她。于是，动了脑筋，查了资料，方才知晓，此花是变种热带兰，学名拖鞋兰，又称兜兰。这是一种智商很高的植物，从种子传播、生长到开花结实，都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被誉为“地球上最聪明的植物”。在那个《物种起源》的达尔文之兰花专著里，曾惊叹其生长途径“几乎尽善尽美”。于是，自作主张地，时常给花洒些水，给她晒晒阳光，或者为她开启空调，让她有个温暖滋润的小环境。卿卿不负故人心啊，那“金童”出落成了一位美少年——犹似金灿灿的宽摆美尾金鱼，“玉女”则绽放出了迷人的通体水晶紫。而两花的唇瓣，都膨大似灰姑娘与王子跳舞后失落的水晶鞋。“金童玉女”，令人叹绝！

无独有偶。日前，去辰山植物园聆听一场草地交响音乐会。不入园中，怎知晓春色如许啊。在辰山的姹紫嫣红里，对照得知了家中“丽格秋海棠”的华贵身份——那些裙边粉色的昵称为“水妖”，鹅黄色的则名叫“探戈舞”，难怪卿卿如此明媚动人心。

一天，在小区里买芦蒿，只因自问了一句：“这芦蒿有些什么烧法呀？”旁边一位陌生女子立即接口：“芦蒿位居南京八大野菜之首。记得《红楼梦》里的经典菜肴吗？那个晴雯想吃蒿子杆儿，厨房柳嫂为她烧的便是这道芦蒿杆儿炒鸡丝嘛。”稍后，见我在费力辨识小区里的樱花树与垂丝海棠，此女子轻轻一笑，即刻告诉我一个辨识妙法：樱花的树干上，长有无数的唇吻！我据此话细细观察，果然妙不可言，端的是好一位“红粉”啊！只可惜春风一面，未留卿消息。

小长假前，接到电子邮件，一位友人去单位探访我，未曾得见。那是我单位的新址。他用其“鲁提辖体”写道：“新华路上，满眼苍翠，一路清幽，洒家忽而省得‘伤心绿’为何意了……洒家只顾一路玄想，返回时，竟走至法华镇路百花村里去了……往返乎这瑶台一般所在，洒家简直‘不知今夕何夕’了！”闻听此说，来日上班去前，我寻觅到了那个小区。但见外面稀松平常，内里正值“第7届法华牡丹节”高潮。动问后得知，早在南宋战乱年间，一名洛阳花匠来此避难，带来了名动京师的洛阳牡丹。他配以扬州芍药，在此首创了法华牡丹嫁接法，上海遂有了与洛阳牡丹齐名的法华牡丹，法华镇路由此称作“小洛阳”。现如今，当地上下齐心，引进牡丹千株，众百姓悉心种植。眼前是，春风露华，人头攒动，笑靥国色两相欢，不觉融入花潮，醉步跟跄……

身边有智者说过，自然的诗化，诗化的自然，是我们最美丽的精神出路。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春风识得卿卿面，也许，真是这些卿卿，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快乐，同时，把大自然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连接成永恒的——尘世之恋。

荷 缘

姚国仪

野塘清趣好安家，
水漾涟漪雨戏蛙。
三夏盛妆擎绿伞，
一秋枯影对苍葭。
临晨啜露凝珠泪，
入夜披霜聚月华。
同是泥根尘世客，
此生知己许荷花。

工地系列之六·午后（粉画） 黄再平

黄再平的“工地系列”粉画

卢金德

我以前上班时总要经过岚皋路的人行天桥，桥下是纵横交错的铁轨和工地，风霜雨露的，夕阳镕金泛起千层的斑驳。话题扯到我对粉画的认识，这年头都市的发展使景致变幻出优雅的情调，色彩不那么大红大绿的，带着抒情的“白领”情趣，我以为这给粉画的再度新兴提供了温床。我与黄再平谈起他的这幅创作感受时，他说画的就是岚皋路桥下的景色，夕阳西照下的热烈退尽后的沉静。是俯瞰，一切都是横卧的，有些壮怀激烈。曾经自然的风蚀，仿佛人曾经过了沧桑，顾盼了。艺术这东西就是这样，有了沉淀就有故事情节，与文字刻画的纵横一样，有历史的沉重感。黄再平画蓝调子的粉画有贵族的情调。但画工地和夕阳下的卧轨，却是复加的颜色把粉画情调的高贵往深沉中去了。

我对黄再平说：“你画的工业题材像一幅抒情的风景画。”“我参照了俄罗斯油画中画工业题材的画。”黄再平肯定地回答了我。俄罗斯的画风本是对人文理想的寄情，深沉的刻画半是艺术，半是思想。这次举办的上海粉画展黄再平的作品很入人们的视野，李之久是上海粉画的专家，他认为，“粉画不能画得太像油画，不能太硬”，黄再平画过中国画，又是上大美院油画系毕业的，他的粉画一清如水加深沉刻画。

这几年上海的美术群体出现了很大变化，当代艺术理论家也把人对美的寄情置于现代的境界。从去年至今，我在研习流行歌的创作，一首“洗衣机”将传统至爱与现代技术美挂上了，跳跃的旋律真情时尚。所以，我以为当下画家的创作不能只留在对经典美的解读，应该有对现代技术美的创新，没有技术美的新解，你要寄情时尚也很难，创作者要脚踏实地与梦幻想象都很倾心。我以为上海这座原本重工业的现代都市有一种对现代技术美的启蒙。我年轻时在四川中路110号的机电一局大楼内的轻工业机械公司供职四年，常去机器厂，这种带有横竖构成的色彩本是非常现代的画面。一次累了我坐在槽钢上看工厂，晚霞映照，很有黄再平粉画的感觉。我想我们的画家并不要那么“小资”，“休闲”，大可投身现代的工业题材的，聪明的画家大可在工地上潇洒一把。

社稷不能少此人

青 衫

天地民心中的祁隽藻一似千年前的晚唐诗人皮日休，言论狂恣，迂执相悖，然皇帝竟说“社稷不能少此人”，让他容膝天子脚下，几下天牢，数次释之。清末遍地阿芙蓉，民心羸弱，无官不贪，皮日休曾说“古之置吏逐盗，今之置吏为盗”，今出于祁口，广开言路来抑贪，这是贪官最怕的一招！

鲜为人知的银行舞弊案

那建榕

近代上海号称“东方华尔街”，金融业十分发达。但在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上海各银行的舞弊案层出不穷，只是鲜为人知罢了。

从档案资料统计，银行的舞弊案不是单一的、偶发的，而是层出不穷、长期存在。从1920年至1934年，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计有76人涉案，舞弊金额达88万余元。舞弊的主要手段，有银行会计和出纳员舞弊、银行职员携款潜逃、银行职员内外勾结舞弊、直接从现金下手等。1934年4月，上海银行连发两案，办事员程世彰携款2.5万多元潜逃，票据稽核员陈民德利用空额支票贪污17万余元，事发后两人均不知去向。

银行舞弊案中，携款潜逃案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最大。不但资金无法及时截住，对银行信誉打击最为严重。银行发生舞弊案后，一般多对外采取隐瞒手段。但上海银行立即向警方报案，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悬赏缉拿嫌犯的启事。

银行内部，则全力弥补银行管理漏洞。银行采取的措施有四：严肃处理舞弊人员，以儆效尤；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堵塞漏洞；加强人事监督，防患于未萌；启动索赔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上海银行《行员服务待遇规则》规定，所有进入本银行工作的人员，除交纳一笔保证金外，尚须有殷实保人作担保，一旦发生诸如舞弊或亏欠公款情事，除依法开除惩办外，所有损失由当事人如数偿还，如无法偿还，则须由家人或保人赔出。保人如因病逝、变故等原因无法继续担保的，银行会责成雇员另外寻觅合适的保人。1930年后，银行家陈光甫联络金融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损失的部分资金，是保险公司理赔给付的。

程世彰、陈民德携款潜逃后，上海银行上诉法院，要求程世彰的保人李养和赔偿银行损失。经法院判决，保证人李养和须赔偿银行损失，因李家道中落，拿不出这笔赔款，法院查封了李养和的一套住宅。陈民德舞弊案，上海银行截得4万余元，其余损失经与保险公司交涉赔出。

海上金融

为了从根本上禁绝舞弊事件，陈光甫大力提倡“行即是我，我即是行”的行训，允许职员购买银行股票，并为员工提供银行界的最佳福利待遇。初入上海银行的小职员，工资待遇在三四十元左右，足够养活一家五六口人，高级职员的待遇就更不用说了。

为避免员工坠入上海的花花世界，从而因经济原因生出舞弊之念，银行严格规定不许员工涉足舞厅、赌场等娱乐场所，一旦发现，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或至开除处分。为此，银行有意在远离繁华市中心的地段建造员工住宅或宿舍，每天上下班都有班车接送。宿舍区的条件很不错，司诺克、乒乓、棋牌活动场地一应俱全，惟独不准打麻将。其他福利方面，员工有免费午餐、图书馆、医护室、理发室等享用，自然生活安逸，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福利社会。银行的用意，是希望员工不因生活拮据铤而走险，并尽可能提高精神素养，也便于集中管理和相互监督，以此作为减少舞弊案发生的重要的积极因素。

搭铺兄弟

老 歌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家家户户的住房都不宽敞，像我们家，只有两间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个房间住着我的父母，另一个房间铺了两张床，一张床上睡两人，住着我们兄弟四个。

我10岁那年，家里从四川来了一个亲戚跟我父亲学做木匠，就住在我们家，作为兄弟中的老大，外出到邻居家搭铺，就非我莫属了。父亲跟我说：“你去张五爷家搭铺，他一个人，也算陪陪他。”

张五爷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妻子早年去世，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他独自一人生活。

我第一次去张五爷家搭铺，他还没有睡下，坐在灯下抽烟。正在这时，石头也走了进来，说家里来了留宿的客人，要在张五爷家搭铺。石头与我同龄，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张五爷眼睛一亮，说：“去，你们两个小崽子先给我暖被窝。”我和石头钻进了被窝，等被窝里有了暖气，张五爷才带着一身寒气钻了进来，冻得我和石头全身都哆嗦了起来。这还不算，张五爷还把两只既臭又粗又冷的大脚丫搁在我和石头的肚子上。我和石头怎么肯受这个罪，用力把张五爷的脚往外推，张五爷生气了，说：“两个小崽子，再乱动把你们赶出门外喂野狗。这样好了，我给你们讲几个故事。”张五爷讲的都是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窗外的阴风怒吼着，一只猫怪叫着从瓦背上疾走而过，我和石头既想听故事又非常害怕，只好把张五爷的大脚越抱越紧，被窝里倒是特别的暖和。

这以后，张五爷的家就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和石头，我们天天去张五爷家搭铺，家里图省事，张五爷也乐得有人陪。到了张五爷家，不用他说，我和石头就会首先上床，将冰冷的被窝焐得热热的，然后等张五爷上床。张五爷上床后，也不用他吩咐，我和石头一人抱着他的一只脚，把张五爷的脚焐得热热的。我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因为吃不饱，睡觉时肚子经常饥得咕咕直叫，此后，只要石头来张五爷家搭铺，就会拿出花生、玉米、地瓜等东西给我和张五爷分享，一老二少三个人躺在床上，觉得分外的温暖和惬意。

不久，我和石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伙伴，我揭露了石头睡觉时老是磨牙齿的习惯，石头也披露了我睡觉时喜欢说梦话的爱好，说到这里，我们看着对方都会哈哈大笑起来。然而，我和石头谈论得最多的还是长大后做什么，石头说他长大后的梦想是参军，当一名军官；而我是想当一名作家。

那年腊月里的一天，我白天下河挑水时受了凉，到了晚上就发起了烧，刚开始，石头还特别高兴，说：“哇，你身上真温暖。”然后把棒冰一样的身子紧紧贴在我身上。过了一会儿，石头叫了起来：“你身上怎么这么烫？”还在灯下抽烟的张五爷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说：“是发高烧了。”然后吩咐石头用毛巾浸冷水敷在我的脖子、腋窝、腘窝等处给我降温。那一夜，石头一宿没睡，眼睛熬得红红的。第二天，我的烧全退了。

我和石头的友谊，现在依然在延续着。如今，石头回乡探亲，或者我出差经过石头所在的部队，我们从来都不住宾馆，会搭铺睡上一两个晚上，重温逝去的童年生活，从中感受一份感动。

十日谈

儿时玩伴

不寻常人注定要做不寻常事，请看明日本栏。